

## 一身硬骨挺英姿（下）

——忆父亲郭斌

□郭珍余 郭载本

下午一点多，队伍撤至谢家庄，谢家庄后面有一条大河，河里结了冰，附近也没有摆渡船。前有大河阻隔，后有敌兵追击，我军伤亡仍在增多，部队突围后撤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父亲郭斌指挥周贵元的那个排打掩护，好让大多数同志能突围出去。他带着那个排进入河沿的一个自然掩护体，沉着地对战士说：“一枪打不到一个敌人，就不要开枪。”随后他又把通讯员、卫生员、司号员、炊事员集合在一起，对他们说：“现在已到党考验每个同志的关键时刻，坚守一分钟也是宝贵的，好让更多的同志突围出去。”布置完这一切，父亲让通讯员到李连长、马政指处传达突围的命令。通讯员是个胆大心细的好同志，他勇敢地越过火网完成了传达任务。

此时，父亲环视了大家一眼，随即将自己的二十响快慢机交给卫生员谢健，要求他发挥这支枪的作用狠狠打击敌人，他自己从牺牲了的同志手上抓起一支带刺刀的步枪。谢卫生员看到这一举动，眼含热泪地对父亲说：“营长，短枪方便，还是您留着自己用吧！”“不，我还有步枪和手榴弹。”军队的严格纪律不容谢卫生员多说了，他接过短枪，抬头看了一下面前的敌人，狠狠一点射，撂倒了几个敌人。

在父亲沉着冷静的指挥下，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都被打退了。但是敌人不死心，兵力不断增加，父亲估计突围的同志可能已脱险，于是砸毁牺牲了的同志的枪支，接着他的手一扬，十多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趁着手榴弹的硝烟，父亲大声喊道：“同志们，冲过河去，就是胜利！你们先下，我来掩护。”同志们听到这个命令，先先后后地边打边下河，谢卫生员不忍离开父亲一步，直到打完最后一卡子弹，才随父亲下河向对岸游去。可是敌人不放松紧紧追赶打枪，天寒地冻，同志们也精疲力尽，父亲更是因为王林庄战斗腿部受过伤，终没能游过河，渐渐沉下去。

### 取义成仁今日事

下午四点多，天昏地暗，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沉入河中的十多位同志捞上来，送到下原据点急救。在救活的几个同志中，敌人认出了其中一位，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抓捕多时的“郭斌”。吴士钊如获至宝，当即向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汇报。时任国民党如皋县县长潘煮接到这个消息后，一方面给吴士钊及国民党军一大笔奖金；另一方面交给国民党下原区长吴默斋两大任务：一是对郭斌劝降，二是就地抢粮四千石。

元月三日，天阴森森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下原据点，戒备森严，南北大路口架起机关枪，禁止群众通行；碉堡周围，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还有便衣特务到处乱转。

下原区区公所内，戒备更是森严。在准备“接待”父亲的那间屋子的室外，土顽一个排持枪林立，室内二十多个便衣手握盒枪。他们把父亲从关押的牢房带出来，父亲挺起宽阔的胸膛，昂着英勇不屈的头颅，目光炯炯地大踏步跨进了这间“接待”室。吴默斋、吴士钊陪着笑脸迎上来说：“郭营长，请椅子上坐，前几天兄弟们得罪了你，现在我们来赔礼。”父亲听了，瞪了他们一眼，左脚跨前半步，斜坐在四方大椅上，大声喝道：“你们四周放了这么多哨，屋子里用了这么多便衣，这算赔什么礼？你们准备怎么办，快说吧！”“我们是‘英雄惜英雄’，没有什么想为难您的地方。”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也算‘英雄’？我看你们是狗熊，是奴才！”在行了这样的见面礼后，吴默斋等和父亲之间的谈话正式开始了。

“我们都是同乡嘛！今天请您来，想和您说说知心话，何必在新四军吃那份苦呢！只要您过来，我们准备推荐您当中校团副。”

“住嘴！你们这些强盗末日已经快到了，你们主子的本钱也快输光了，你们还说什么大话！你们最后终究逃不了人民的惩罚！”

父亲的这几句话，像一把匕首插向敌人的胸膛，吴默斋和吴士钊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连说了几个“你！你！你……”吴士钊忙把他的勤务兵叫来说：“快把军事助理从国辉（母亲的同村本家兄弟）、谍报队长郭铁（父亲的房族兄弟）请来！”

两个家伙竭力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了，他们先给父亲鞠了一躬，然后开腔了。

从国辉眯笑着眼操着洋不洋土不土的普通话慢腾腾地说：“啊！啊！这不是大姐夫吗？”郭铁紧接着也叫起了“大兄弟”。“我们是亲戚、房族呀！我们是设身处地替你看想。”

父亲听他俩这样说，怒火万丈，心想：就是你们这些败类，把人民群众压得抬不起头来，人民吃尽了你们的苦头，你们是一群无耻之徒。于是站起身来，抬起手，对准这两个家伙的肮脏嘴脸，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打得他们连退几步，他们龇牙咧嘴地说：“到了这地步，你还这样子，真是找死。”父亲斩钉截铁

地回答：“怕死就不当共产党！怕死就不当新四军！”

这时郭铁还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走着瞧，你是‘兵’，我是‘铁’，看看‘铁’硬还是‘兵’硬。”我父亲笑了笑说：“我这个‘兵’是人民拥护的兵，而你是一块废铁，打钉钯、锄头都用不上的废铁。”

从国辉、郭铁知道，对待父亲用硬的是不行的，又厚着脸皮走上前说：“我们是家里人，真心是为您着想，老实告诉您，再没有其他人来救你了，你们二营六连全部垮了，就是放你回去，你的上级也不会信任你了。不如就在这边，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与前途。”父亲听后愤怒地说：“我现在已落入魔掌，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只是一场新的战斗的开始，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但是你们要知道，共产党员的命运是和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为党而死，为人民而死，死得光荣，死得其所。对你们，我可要奉劝几句，你们欠下人民累累的血债，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已面临全国人民同你们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们还是及早悬崖勒马为好，争取人民的宽大处理！”父亲有力的痛斥让敌人瞠目结舌、一筹莫展，一场“审讯”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牢房外，浓云满天翻滚，北风阵阵呼啸，牢房里也是滴水成冰。被俘的10多位同志被关押在一起，父亲还不忘给同志们做思想工作，他轻声而坚定地对战友说：“在敌人面前要不屈不挠，坚决斗争，不管敌人用什么酷刑，都要顶得住。现在形势发展迅速，全国即将要全面解放。”同志们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一个个都下定决心，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斗到敌人彻底失败，斗到全国解放，请营长放心。”同志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劝降不行，酷刑折磨更不行。敌人把父亲他们押送到如皋，后又转押到南通唐家闸。父亲被转押到唐家闸后，仅仅在短短的几天中，国民党南通的大小头目纷纷出笼，什么南通绥靖主任啦，党组书记啦，警察局长等等，他们千方百计地引诱和劝降，要父亲写什么反省书等等，设计了许多阴谋和圈套，都被父亲一一识破、戳穿。敌人还是不放弃，又使出个花招：由国民党军南通绥靖公署视察郭明礼（父亲的本家房族兄弟）出场，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下盛宴“招待”。

父亲一进这间大厅，心里就明白了。当郭明礼等人站起来恭迎时，父亲

指着桌上丰盛的酒菜，宣判似的说道：“你们这些酒菜是哪来的？你们不说，我替你们说，全是用你们搜刮的民脂民膏换来的。告诉你们，共产党人决不像你们那样卑鄙，拿人民的血汗来灌满自己的肠胃！”说着，他昂然走到桌边用力一翻，杯盘碗碟叮当滚了一地。随后，他又正气凛然地站在大厅当中，用手挥了挥，以命令的口吻道：“送我回监狱去。”

软的不行，敌人又下毒手残暴迫害，用各种酷刑折磨，逼他投降，但始终都无法让父亲屈服。1949年1月31日，南通城即将解放，国民党在南逃时又将父亲押到常熟监狱。敌人加紧对父亲使用酷刑，有一次从审讯室回到牢房，战友们看到父亲受电刑烤焦的皮肉，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反而对难友们进行安慰：“这算不了什么，敌人只能伤害我们的肉体，但不能摧毁我们的意志，更不能动摇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决心。”

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丝毫不能动摇父亲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敌人恼羞成怒，最后下令：“郭斌就地枪决！”

在我大军渡江前夕，1949年3月26日（农历2月27日）黎明，父亲被押赴常熟虞山刑场，他拒不下跪，昂然屹立，挺起胸膛高呼：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万岁……”

慷慨激昂、气贯长虹的口号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从常熟北街向四方传开。父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仅28岁。

父亲倒下了，党的忠贞的儿子倒下了！他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以浩然之气谱写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丰碑长在，英魂永存。在艰难困苦中，父亲从未退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带头冲锋。父亲用壮烈的气概，深刻阐释了“抛头颅洒热血为国为民，展宏图沥肝胆无私无畏”的革命情怀，告诉我们为了人间的自由花，哪怕牺牲个人的生命也算不了什么！他做到了，他用生命的火炬，为我们子孙万代照亮了革命的征途，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为了革命胜利，为了祖国解放，我们的前辈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岁月，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我们要追昔抚今，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实干担当，真正做到“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发奋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说的这位老师叫吴凤山。他是我毕生的老师。

还记得幼时,我第一次走进学校的那一天,首先认识的就是这位年轻潇洒的帅哥——吴老师。注册后,是他用温暖的手把我牵进教室,也是他把我安排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他的和蔼可亲让我对学校的生疏感烟消云散。

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为我们上的第一课我至今记忆犹新。“开学了,学校里同学很多”,生动形象的讲解,我听得入了迷。从此,我爱上了学校,也爱上了这位尊敬的老师。

吴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我很羡慕。在他潜移默化影响下,我从小就有一种写字爱美的习惯。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并有幸和吴老师同在一个乡里任教。由于此前的师生情,我很敬重他,他也愿意主动接近我、帮助我。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吴老的精心指导下,我在这方面进行过认真探索,略有建树,并在全乡进行了介绍。

他常对我说,做一名合格的老师,必须写一手好字,见字如见其人。吴老的硬、软书法功底较深。他给我的秘诀就是练,毛笔字练颜贴,硬笔练正楷,从严要求、持之以恒方能出成果。我俩常常在一起切磋笔技。受他孜孜不倦、好学上进的感染,我的书法基本功有了不少长进,特别是刻写钢板方面的进步尤为突出。每年乡里组织统考,都邀我参与制卷。

如今,吴老已入耄耋之年,虽眼疾缠身,但仍致力于如皋方言研究,成绩斐然,为如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继承作出了贡献。工作之中,他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他邀我加入他的团队,参与《如皋方言词典》的编撰。这过程中,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我掌握了方言的收集、整理方法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等方面的知识,使我收益匪浅。

晚年,吴老把我引导到一条老有所想、老有所为的正确道路上来,丰富了我的夕阳生活,增添了我人生的乐趣。吴老的家境比较困难,但他所做的一切从不计较报酬,这更让我学到了他那种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

一生中,我为有这样的好老师而骄傲。

我的老师

□征大富

## 中秋记忆

□张松军

进入农历七月，各大超市的大小月饼就已上架。各式中高档月饼包装精美，品种繁多。什么豆沙馅、五仁馅的，什么火腿馅、肉松馅的，还有蛋黄馅、水果馅的等等，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望着丰富多样的超市食品区，我不禁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中秋节。

俗话说：年怕中秋，月怕过半。意思是过了八月半，一年的时光就差不多，转眼就到年关了。可我们小孩哪管这些，一心盼望着中秋节的早日来临。刚进农历八月，我们就开始掐着指数数日子，还有几天到中秋节。

好不容易熬到八月十四下午，放学后，父亲拿出一斤月饼票（70年代初，买月饼是要计划的）、一斤粮票和一块钱纸币，交给比我年长三岁的三姐，让她去大队代销点买一斤月饼。我一听买月饼，可来劲了，硬缠着三姐要跟着去。姐姐经不住我的纠缠，不得不答应带我一起去代销点。

那时是计划经济，全公社只有一家商业总店，在每一个大队分派一家代销点。我们大队的代销点就在石庄老桑木桥旁边，我家离代销店有1千米左右。我跟在姐姐后面沿着乡村小道一路向北跑去，乡野风光无限，而我和三姐却无心欣赏田野里郁郁葱葱的已开始抽穗的稻谷和张开笑脸露出朵朵雪白的棉花。连续穿过四个生产队，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代销店。

桑木桥代销店，坐北向南，一排四间的洋瓦房。东边两间是阍子门面，西边两间依次是宿舍和仓库。店堂的柜台和货架上摆满各式商品，小到针头线脑、橡皮铅笔，大到热水瓶、洗脸盆、雨傘雨衣。什么散装酱油散装酒，饼干、脆饼萝卜干，洋油洋火洋香皂，红纸白纸卫生纸……总之，各种日用百

货应有尽有。

望着货架上一卷卷圆圆的渗出油的月饼（过去没有精美的包装，都是用纸卷成圆筒形的，所以油都渗出纸外），闻着浓浓的甜香，我条件反射似的咽着口水。姐姐给了钱和粮票计划票，售货大伯验证后终于拿出一卷五仁月饼给姐姐（一卷四个月饼，每个二两半，所以一卷为一斤）。

我们欢天喜地地往回赶，姐姐总是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那神态，仿佛手上捧的不是月饼而是珍宝。我伸出舌头舔着小嘴唇，争着抢着要捧，为的是多闻一点香味。

回家后，妈妈将月饼藏进了木柜，我缠着妈妈说拿一个尝尝，妈妈却哄骗说等明天晚上敬完月光菩萨后再吃就变聪明了。这一夜，我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里一直惦记着木柜里那圆圆的渗出了油的又香又甜的月饼。

好不容易熬到十五的晚上，皎洁的月光照亮了大地，圆圆的月亮格外明亮。秋风习习，让人感到丝丝凉意。父亲把八仙桌搬到门外，点上蜡烛香火，母亲端上了红菱、柿子、苹果、月饼等果盘。然后，父亲领着全家人依次对着月亮行叩拜之礼。这就算敬月菩萨了。

仪式结束后，母亲拆开纸卷，拿出一个月饼，用刀切成四瓣。二姐、三姐每人分得一瓣，而我最小，理所当然地分得了两瓣。而父亲母亲却怎么也舍不得吃上一口，余下的三个最终还是进了我们的肚子。

当年的那个月饼，吃起来真叫香！那个滋味无法用语言形容。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年盼来一回的中秋节，享此口福，真是快乐如神仙也！如今，面对各种馅料的中秋月饼，总不能提起食欲，因为物质条件的丰富，再也吃不出当年的那个味道了。

## 远逝的稻草垛

□吴 建

草垛装扮得一片灿烂，楚楚动人，随便掀开哪一片绿叶，都能看到一个个果实实藏在里边。月朗风清的夜晚，寄居在藤蔓上的纺织娘、织布郎，放声歌唱；隐蔽在草隙间的俏蟋蟀、钱陀子，轻声吟和，闹哄哄，不停歇，草垛简直成了“音乐演奏厅”。冬天，乡下人衣着单薄，瑟缩着身子依偎在草垛上晒太阳，人们得到的抚爱、温暖，只有母亲的怀抱可与之相比。

炊烟，在乡间曾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稻草的炊烟，更有它独特的俊美。稻草不耐烧，在锅里里火力一会儿旺，一会儿微，因此，烟囱口冒出来的炊烟，也会儿浓，一会儿淡。浓时如乌云翻滚，缭绕着升向空中；淡时丝丝缕缕，袅袅娜娜，似有谁在描绘着一幅画，漫不经心。细品炊烟，它的灵性启人遐想，它的芳颜怡人情怀。

稻草垛还是我们儿时最大的乐园。每年暑假，小伙伴们就三五成群以稻草垛为碉堡、据点，或捉迷藏或打游击战。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装饰的舞台上演从课本中学来的“小英雄雨来”，“王二小放牛”，“黄继光堵枪眼”。队里偶尔放一场电影，我们会早早地赶到稻草垛，占据有利地形，谁也别想侵占。等到电影放完的时候，我们早已倚在稻草垛上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脖子上还挂着涎水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刚摆脱了贫困的农民开始使用电饭锅、煤气灶。电饭锅需用电，煤气灶要用液化气，电费、煤气费在那时的农家还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些靠种地为生的

农户收入有限，因此，农民还舍不得天天使用电饭锅、煤气灶，仅仅是在来了客人或是在大忙时节来不及做饭、炒菜，才偶尔用上它们。因此，到了收获季节，农家仍然要堆一个大大的稻草垛。

进入新世纪，农家渐渐富裕起来了，大部分农民盖起了高大气派的楼房，农户的厨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厨房里贴上了瓷砖，吊了屋顶。旧式老灶不用了，建了崭新的厨柜，电磁炉、微波炉，高压锅等各种新式灶具也飞进了寻常百姓家。农民们不再吝惜那点电费、煤气费了，一天三顿饭煮炸炒都用电器灶具和煤气灶。不用烧锅了，稻草垛也就渐渐失宠了。收获的稻草先是付之一炬，后来因为露天焚烧污染环境，政府禁烧秸秆，便卖给收稻草的小贩了。

而今，管道煤气也正向农村延伸。千百年来与农民同呼吸共患难的稻草，在农村销声匿迹了。不管怎么样，稻草垛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在那甜蜜追忆中，它带着时代变迁的缩影。



“我与家乡70年”征文